

回顾2024,展望2025,中国文学——

在丰饶的生活现场 生发诗意

不知不觉间,21世纪已走过四分之三的路程。行进在中国新文学的延长线上,新世纪文学的物理时间,正接近并最终超越现代文学三十年的时间跨度。新世纪文学尤其是新时代文学所形成的新传统与新经验,正形塑着当下与未来的文学格局、文学走向。

回顾过去的2024年,中国文坛留给我们无数难忘记忆:山乡巨变创作热度不减,“素人写作”引发情感共鸣,文学借助影视频频出圈,AI给创作与翻译带来机遇挑战,文学期刊主动“寻亲”拥抱读者,网络文学持续“出海”圈粉世界……展望未来,文学的表现空间更辽阔,受众更多元,创作主体更多样,写就中国故事的生生不息。

力作佳作致广大而尽精微

不久前,柳青侠作《在旷野里》获第十七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这部尘封70多年的作品于2024年《人民文学》第一期刊出后,引发文坛广泛关注。《在旷野里》创作于1953年3月至10月,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当时,柳青落户陕西省长安县,尚未开始写作农业合作化题材的《创业史》,他关注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基层社会治理和干部工作作风转变的问题。《人民文学》时隔多年重磅推出《在旷野里》,意在重申柳青的文学遗产,为当下作家提供关于现实经验与文学书写、深入生活与主体意识的启示。

如何写好切近的历史、当下的故事,历来是文学创作的难题。我们看到,作家们深挖一地一域社会变迁,反映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的作品,勾勒出当代中国山乡巨变的斑斓画卷。刘庆邦的《花打调》聚焦贵州高海拔贫困山区高远村的脱贫之路,塑造了一位女性驻村干部的鲜活形象。老藤的《草木志》从《诗经》比兴传统中得到灵感,用34种植物命名章节,以草木喻人书写乡村变迁。忽培元的《同舟》抓住“舟”这个传统向现代过渡的象征性意象,探索活化农耕文明的经验,重建知识分子与乡村的血肉联系。如何打量与审视乡土根性,如何想象乡村走向现代的方式,依然是未来一段时间内,作家们绕不开的课题。

重述历史是我们确认来路的方式,亦是文学创作的重要面向。张炜的《去老万玉家》、麦家的《人间信》、彭学明的《爹》、津子围的《大辽河》、达真的《家园》等作品不约而同从个体经验出发,或以家族为单位,或浇筑出一个精神主体,或以虚构与非虚构交织的“我”为主角,打捞沉潜于胶东半岛、富春江畔、湘西大地、辽河两岸、康巴藏区的地方历史,体大思精,瑰丽多姿,修复了今时与往日的时空断裂,给予我们凝视中华文明丰富性的契机。王安忆、叶兆言两位文坛老将推出的《儿女风云录》《璇花园》,亦将时代风云融化在一条弄堂的烟火,一座花园的兴废中,深化了以日常向度看取历史的写作方式。

此外,邱华栋的《空城记》、陈继明的《敦煌》等作品将目光投向西域,探索边地叙事新路径,深具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刘醒龙的《听潮》、张欣的《如风似雪》等作品自觉融入传统文化,前者以“两周重器”研究展开当下生活,借物打开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后者的书名从吴式太极拳“如封似闭”的招式衍化而来,隐喻女性主人公的精神韧性。正如学者张光芒所说,“新时代长篇小说作家逐步地在器物、技艺以及道统的彼此攀援中,打开了重构传统文化的文学地图,而这在叙事学意义上又进一步地表现为以物证史、纳技术史以及执古御今三个具体层面。”^①可以看出,传统文化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将更为复杂、深邃、多变。

能否给读者带来陌生化的审美经验,激活受众的艺术感知力,是作品文学性的决定性因素。格非的《登春台》用交叉视角分别讲述4个人物的故事,用个体的欲望与命运组成了一组兼具“关联性”的时代镜像。张楚的《云落》是一部令文坛惊喜之作,小说用文笔细腻的笔法完成了对县城历史的精致重构,是当代中国的一个文学样本。李修文的《猛虎下山》将自然界的老虎变形为口中之虎、心中之虎,在离奇幽默的故事中给人“含泪的笑”。鬼子的《买话》是对固有乡土叙事的一次突围,在“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套路的反写中,重新发现人与故乡的悖谬关系。吕新的《深山》拷问传统生活习性的惯性,用先锋意识为无名的村庄赋形。王十月的《不舍昼夜》在现实主义表达中融入现代派技法,赋予情节人物客观真实之外的情绪真实。此外,许言午的《扬分镇诗篇》、索文的《浮梁店》等作品则在叙述技法层面颇有可圈可点之处。随着类型文学、科幻文学、网络文学乃至新媒体文学与传统纯文学之间的互渗进一步加深,未来文学的角逐将愈发倚重作家的想象力和巧思。

普通人被文学微光照亮

在2024年11月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颁奖现场,一位坐着轮椅领奖的

青年作家备受媒体和公众关注。他叫马骏,此次获得“骏马奖”,是他与文学冥冥中的缘分。马骏1995年出生于宁夏西吉县一个回族家庭,不幸患有脊髓性肌萎缩症。儿时的他呆坐在家门口的青白石阶上,望着妹妹上学去的背影,内心涌动着对知识的渴望。一次,马骏接触到史铁生的《我与地坛》,让他意识到文学可以帮他抵达远方。2020年起,马骏在编辑和文友的鼓励下,开始写作长篇散文《青白石阶》,并以柳青行的笔名出版,这部作品让他得以站在领奖台上,为文学界和大众认可。

同样来自西吉的农民作家单小花,16岁辍学,17岁嫁人,独自抚养4个孩子。怀着对文学朴素的热爱,她直面生活中的艰辛,用散文记录真实的生活。35岁,单小花发表处女作《口口》,41岁,她出版第一本书《苔花如米》,之后又出版了《樱桃树下的思念》。如今,她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子女和身边人也在她的带动下,对文学产生了兴趣。她说:“每篇作品里都有我熟悉又难忘的面孔,一张张被岁月刻画的脸,一个个勤劳、朴实、坚韧的平凡凡人,给了我最深刻的启迪和战胜困难的足够勇气。”

马骏和单小花是千千万万普通写作者的缩影,文学的微光照亮在他们身上。这些基层创作者或许没有很高的学历,没有深厚的文学积累,没有高超的写作技巧,但他们有扎实和粗粝的生活经历。“你都还没有站起来去生活,就坐下来写作,多徒劳啊!”因《瓦尔登湖》而享誉世界的美国作家梭罗曾发出这样的感慨。而这些身为农民、矿工、建筑工人、外卖员、快递员、保洁员、退休老人的写作者,他们拥抱过真实的生活,并且始终处在生活之中,这赋予他们笔下的作品以坚韧的质地。

最近一两年,曾打动千万读者的“外卖诗人”王计兵出版了新诗集《低处飞行》,曾在写字楼卫生间练习画画的王柳云出版了小说《风吹起了月光》,因书写快递员生活被大众熟知的胡安焉推出了第二部自传性纪实散文《我比世界晚熟》,69岁的唐山老人王玉珍(网名“我愿亦谷”)在网上发布的《老伴儿的生平》打动无数读者,网约车司机黑桃的《我在上海出租屋》与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快递》南北呼应,组成了劳动者的“双城记”……这些“破圈”之作是当下“素人写作”潮流中的佼佼者。借助于互联网自媒体和文学出版界的力量,普通人成为自我生活的言说主体,他们的声音汇入新时代文学的洪流,抵达屏幕或书本前一个个陌生的你。

2024年9月,《延河》杂志社刊发文章《新媒体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表达了对当下文学现场的敏锐观察,“站在新时代的潮头,我们发现:新媒体时代到来,新大众文艺兴起”。文章剖析了媒介传播格局变迁与AI等新兴数字技术重塑文学生态的事实,认为如今“文艺被从神坛上请了下来,真正走向了民间,走向了大众。每个人都能成为参与者,也可以是创作者,文艺作品由少数人创作,多数人欣赏,变为多数人写多数人看,几亿人看”。

从评论角度对“新大众文艺”的命名,与“素人写作”“新媒体写作”等创作潮流相互呼应,切中了当下文学发展的特点,引发广泛共鸣。在2024年12月由中国作协创研部、文艺报社、中国现代文学馆共同主办的“新大众文艺:现象与意义”研讨会上,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大先表示,“新大众文艺在蕴含着新人文的取向,预示着人文主义的转型。要让文学回归与生活的密切关联,它不再是个体化、精英化、具有形式上严格规定的文学,而是从生活情景、经验、真切感受等出发,回到了原初的自然表达。”

期刊作家“破圈”与读者相遇

“《人民文学》不孤单了,跟大家在一起,我们找到了众多好读者,也遇到了众多知音。”时隔近一年,《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再次走进直播间,发出了这样的感慨。2024年12月20日,《人民文学》联手“与辉同行”举办以“在文学的旷野里”为主题的直播活动,作家莫言、梁晓声和来自各地的4位《人民文学》读者代表与观众隔屏相见。约2小时的活动,累计收到700

多万观众观看,2025年全年12期《人民文学》售出2.9万套。

施战军把类似这样的期刊推介活动称为“寻亲”,《人民文学》也确实在互联网上找到了越来越多的亲人。读者张志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阅读《人民文学》,从高中到大学从未间断。参加工作后,他因工作生活繁忙,没有再买过这份杂志。通过直播活动,他与《人民文学》再续前缘,重拾起当年的文学爱好。在“2024中国文学盛典·骏马奖之夜”活动期间,20位订阅2024年《人民文学》杂志的读者来到广西南宁,参加了“《人民文学》·人民阅读”读者交流会等活动,讲述了自己的阅读故事和体会,张中国就是其中之一。

文学杂志与读者的关系在今天愈发重要,越来越多的期刊借助互联网力量主动扩大读者圈。2024年,老牌文学杂志《人民文学》《收获》直播带货的成功,让大家看到名刊大刊接地气、年轻化的一面。《十月》携杂志和文创亮相图书市集,《花城》入住生活类社交电商平台小红书……在唤回老读者的同时,各文学期刊也将目光瞄准潜在的年轻读者群。

2024年末,《十月》杂志推出“16型人格与文学”策划,借助当下风靡互联网的“MBTI”(十六型人格测试)对接年轻读者。“INTJ(建筑师)希望自己的作品不仅是故事的讲述,更是一种思维的碰撞,能让读者感受到深刻的启迪和理性的震撼,甚至激发读者对世界观、价值观以及知识体系的反思。”编辑团队寻找每一种人格类型的代表性作家,并逐一分析其创作观,同时推介《十月》杂志上的代表作家,鼓励读者探索和发现“专属于你灵魂的文学表达”。在形形色色的文学杂志官方账号中,不难看到这类新奇有趣的策划,一些杂志还将新媒体账号的信息发布功能进行延伸,推送编辑日常、写作技巧、经典推荐、文学日历等内容,以知识服务的形式吸引粉丝。对于文学爱好者关心的投稿问题,则以“经验帖”创新解答读者疑问,比如《花城》杂志就在小红书发布《邮箱来稿,如何成功“上岸”?》。

影视改编、作家出镜、文学综艺……文学与影视携手,助力“破圈”传播如今已成常态。2024年,现象级影视剧热播,让人们看到了优秀文学作品的强大生命力和跨媒介转化势能。

由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金宇澄作品《繁花》改编的同名电视剧火爆,助推上海文旅热的同时,也带动了小说原作加印20万册。由李娟散文改编的同名剧集《我的阿勒泰》让世人看到了大美北疆和温暖人性,也让李娟带有女性色彩的原生态文字走进无数陌生读者内心。未来,文学作为影视母本的作用将更加凸显,由中国作协和平遥国际电影展联合创办的“迁徙计划·从文学到影视”等相关计划也将持续推动优秀作品的影视转化。

著有“景观”文学:媒体对文学的影响》一书的瑞士学者樊尚·考夫曼曾作出如下预测:“当下的文学比其他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更加需要去迎合景观效应。作为一名作家,如果他想要在文学界占有一席之地,他便需要抛头露面,在媒体面前证明自己是谁,承认自己的真实存在……”考夫曼的观点似乎绝对了一些,但却指出了作家深度嵌入文学生产传播链条的现状。作家以何种姿态面对受众、介入公共文化生活,是互联网传播时代的必修课。

如今,以纪实节目、直播等为代表,作家有了面向广大受众讲述文学故事、传递文学魅力的舞台。比如,外景纪实类读书节目《我在岛屿读书》聚合文学、生活与阅读,从第一季至今,全网曝光量超100亿次,今日头条累计播放量超4.5亿次。节目第三季选择文化底蕴深厚、自然环境优美的希腊克里特岛作为录制地,作家余华、苏童等在节目中以比较视野共话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打开了观众观察中外文明的视野。经由二次创作、碎片化传播,这类文学节目中的金句和闪光的思想片段,往往能引发海量网友共鸣。它们潜移默化地形塑着我们时代的文学观念,其发挥的作用不容小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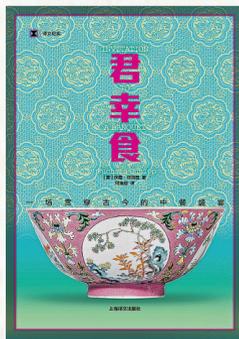
张鹏禹

《君幸食》:

认识中餐,何其有幸

剑桥大学英国文学专业毕业的扶霞·邓洛普,在1994年拿到了四川大学的留学生奖学金。本应在成都追求学术深造的她,却“放弃”了学业,全身心投入到对当地美食的探索中,此后她旅居中国,专事研究中国烹饪及中国饮食文化。其先后出版的《鱼翅与花椒》《寻味东西》等作品风靡一时,扶霞因此有了“最懂中国菜的英国人”称号。在旅居中国三十年之际,她推出了新作《君幸食》。

“君幸食”的书名是一个小众得需要解释的词汇。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了一件狸鱼纹漆盘,食盘内云纹间隙处朱书“君幸食”:食物得之于天地,经由烹饪而成为美食,享用者何其有幸。站在扶霞的角度,则是认识中餐,何其有幸。在《君幸食》的开篇,她提及了自己与中餐初接触的经历:那是一种叫做“糖醋肉球”的食物,软嫩的猪肉被面粉包裹着,炸得酥脆,配上酸甜的糖醋酱,一度在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风靡一时,也赢得了年幼的扶霞和妹妹的喜爱。以糖醋肉球为代表,当时英国人还能吃到的系列似是而非的中国菜,包括虾仁杂碎、罐头笋炒鸡丁、豆芽炒面等。这些食物中油炸、酱油和葱姜的气息,揭示了它们的中国血统,但这些菜品不等同于“正宗”的中国菜。扶霞到中国后发现:“我儿时的那些糖



《逍遥游》:

以文学的方式 “认领”一代东北人的共同经历

适值严冬,热火朝天的东北冰雪游,昭示着“东北文旅复兴”来。比“东北文旅复兴”更早些的,是“东北文艺复兴”热潮:从早些年电视里赵本山的小品、“乡村爱情”系列,电影大荧幕上的《钢的琴》《Hello,树先生》《吉祥如意》《春潮》《白日焰火》《暴雪将至》《悬崖之上》,到互联网上将东北推向流量高地的《野狼disco》《漠河舞厅》等,这些取材自东北的文学、语言表演、音乐、影视等创作,无一不在证明东北元素文化现象的热闹。在这股浪潮中,又涌现了“东北文艺复兴三杰”,即在文学写作领域以双雪涛、郑执、班宇为代表的东北青年作家。日前,班宇的小说集《逍遥游》推出新版。

生于东北、长于东北的班宇,是2016年才开始小说创作的,他创作的生命经验全部来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东北。首部小说集《冬泳》一经面世,便用文学的方式“认领”了一代东北人共同经历的年代。《冬泳》收录的七篇小说,是在铁轨、工事



张鹏禹

醋肉球,无疑应该归属于中餐。它们讲述的故事,是中国移民想尽办法适应西方的新生活,创造出一种简单而经济的烹饪,既能养活自己和家人,又能迎合心存疑虑的西方人的胃口。

中国人在异乡需入乡随俗,中国菜也不例外,这本是众所周知的道理,但扶霞发现:西方人对中国人的认知偏差与中餐有一定的内在联系。晚清时,随着一批批华工远赴海外,唐人街、中餐便在当地生根。贫苦的华工迫于生存,用于果腹的“中餐”五花八门,因而被贴上了“什么都吃”的标签:爱吃豆腐就是缺乏男子气概的娘娘腔;用油烹饪出的食物必然油腻;用味精就是投机取巧的吝啬鬼;把食物切得细碎,是为了让其无法辨认,达到以次充好的目的;中餐是穷人的食物,价格不应该昂贵。书中写道:“长久以来,带有诋毁性质的、有关中餐的传说,一直是扩大种族偏见的渠道。”

二十世纪以来,不少作家、厨师和实业家都努力想要打破这些极具误导性的刻板印象,让西方人认识真正的中餐。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前往中国生活、工作和旅行,新一代的华人创业者们也在海外掀起一场中餐风格与表现形式的变革。川菜与湘菜刺激味蕾的辛香滋味,再加上东北、陕北,包括上海在内华东地区的种种风味,撼动了国外老派中餐的粤菜根基。如今,过去的外卖店与英式粤菜馆尚在,但多了快闪餐车、晚餐俱乐部等更具吸引力的现代餐厅形式,其中许多店主都是在中国长大,又到国外接受教育、会讲两国语言的年轻中国人。此外,数不清的博主与社交媒体网红活跃在互联网上,展示着货真价实的中国美食,并逐一打开人们对中国美食的胃口,人们得以一窥中餐丰富内涵的边角。

书中提到,很多被普遍认为是西方诞生的饮食现象,在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千百

年以前。比如:被现代西方美食家奉为圭臬的对食材产地与风土条件的讲究,不是西方人的首创,中国人两千多年来即提倡“不时不食”;当下西方流行用豆类和马铃薯等植物蛋白做成仿荤食品,至少在一千多年前的唐朝,中国厨师们就已经在制作各类素食“荤菜”了;早在西方掀起“分子料理”的热潮之前,中国厨师已经用鱼肉做面条、把鸡胸肉变成“豆花”、用鸭子身上的各个部位谱写美妙的烹调赋格曲;日本料理如今在国外备受推崇,其中很多核心技术及备菜方法都源于中国:寿司、豆腐、茶道、酱油和拉面……此外,中国美食文化提倡的“适宜饮食”“敬天惜物”以及“天人合一”,为现代西方提倡的“将健康、可持续和慎重饮食与非凡乐趣完美结合”的饮食议题,提供了相当有帮助的视角。

在打破西方对中餐的饮食偏见、厘清中国餐饮文化的基础上,作者介绍了她所熟悉的每一道中国菜:麻婆豆腐、东坡肉、一品锅、蟹羹、小笼包、刀削面、罗宋汤、慈母菜……作者不仅巨细无靡地写出了食物烹饪的巧思与高超技艺,更追根溯源,道出背后纵贯千年的历史和文脉。大量的考证让人惊叹又汗颜,许多风味都能在《诗经》《礼记》《庄子》《齐民要术》《吕氏春秋》《本草纲目》等经典中找到缘起。就像本书译者在《译后记》中所言:“她邀请我们来赴宴,就真的摆出了一桌子宴席。每一个小章节,都从宴席上的一道菜说起……从一个相关的细节讲开去,延伸到无限的历史长河与广袤的地理版图上;碗盘成了写满文字的卷轴,筷子就是跋涉不停的双腿。”

“君幸食”也有劝君进食的意思,同样于古人的“努力加餐饭”,今人的“吃好喝好”。在这本书中,每一个美食爱好者都可以“吃好喝好”。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文/图

现象级话题。根据班宇小说改编的电影《逍遥游》,被选为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国际新导演竞赛单元开幕片,并在平遥国际电影展、北京国际电影节、香港国际电影节等国内外影展斩获多种奖项,2025年春季将公映。作家在影视领域的拓展,更使其影响力突破圈层、不断扩散。

《逍遥游》首度出版以来,凌厉又温柔的叙事、苦寒与生机并置的色调,征服了众多专业与大众读者。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评价:“班宇的作品非常残酷凌厉,人生生不出的状态,尤其是青年人的生命困境。但是往往在最后有非常抒情的时刻,很特别,这是诗的时刻,给我们一下子的震撼。”众多年轻读者也在网络分享了他们读后的激赏与感叹。一则留言写道:“班宇笔下的很多人,就在我附近,我的里面。他们被触动、笨拙,常常狼狈不堪,常常处境艰难,但从没有陷入绝境,撕心裂肺让人觉得末日来临。总能大笑,总能和解,有种英雄主义的超越,有种悲欣交加的自嘲。生活永远不能耗尽他们的热情。干冷枯燥的风,空气里的土与尘,就能托起他们,逍遥一刻。”

随着时间的沉淀,班宇小说的艺术特质在读者视野中愈发清晰。他像一位技艺高超的鼓手,让每个故事都回旋着独特的节奏,夹杂着空白的喘息、出神的瞬间、召唤读者从那漫长的季节中一次次醒来,在梦醒交替的瞬间,洞悉某些生活的真相。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文/图